

柳
風



第十二张面具


The 12Th Mask

吐着“死亡之信”的“羽毛蛇”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是古老的诅咒，还是人性的贪欲？谜底，就在面具之中……

麦洁◎著

The 12Th Mask

这里一片黑暗，她觉得头疼，背脊贴在寒冰上一样，冷得刺骨，正是这种寒冷把她从昏迷中惊醒过来。有一会儿她什么也想不起来，自己是谁？为什么会睡在这样一个黑暗而寒冷的地方？……她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把说书的书筒放进一个小小的空火柴盒里，自己现在是不是就像火柴盒里的小书呢？只是，火柴盒比这里温暖得多吧？一个黑暗、狭小、寒冷的空间，这是哪里？



The 12Th Mask

本已猝死在舞台上的小悠，竟然仿佛复活了，给自己原先的朋友们，留下一条条找寻自己的线索，直到把朋友们引向一座与世隔绝的山寨。二十几年始终笼罩在神秘莫测的山寨上空的阴云继续弥漫，诡异的祭祀、复生的女孩、地下的迷洞，他们身陷险境，危机四伏，要想逃出生天，唯有揭开“羽毛蛇”的含义，和那面具背后潜藏的秘密……



定价：22.00元

建议分类 悬疑小说

ISBN 978-7-5442-3575-4



9 787544 235754 >



第12张面具
The 12Th Mask

麦洁◎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7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十二张面具/麦洁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7. 2

ISBN 978-7-5442-3575-4

I. 第... II. 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7420 号

DI SHIER ZHANG MIANJU

第十二张面具

作 者	麦 洁
责任编辑	刘一民 李 伟
封面设计	大象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6568511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信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黎明晖印刷厂
开 本	73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20 千
版 次	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3575-4
定 价	¥29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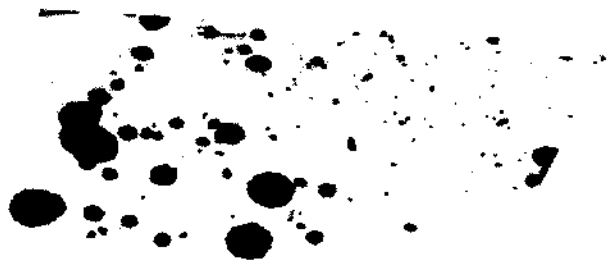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二张面具

The 12Th Mask

目录

- 1 死在舞台上的女孩 / 003
- 2 小悠没有死 / 015
- 3 十二张面具 / 029
- 4 加西莫多的魔盒 / 041
- 5 来自异族的照片 / 053
- 6 古怪的山寨 / 063
- 7 二十年前的照片 / 075
- 8 依云的记忆 / 085
- 9 神秘洞穴 / 095
- 10 看见了天使 / 107
- 11 异族祭祀 / 119
- 12 收养两个女孩 / 137



13 小悠的尸体 / 147

14 你不是伊娜 / 159

15 看见另一个自己 / 171

16 宝藏之洞 / 183

17 十一扇门 / 195

18 羽毛蛇的秘密 / 209

19 你到底是谁 / 221

20 死亡的藏宝洞 / 231

结尾 无名的结局 / 241

后记 / 249



灯光不停地闪烁，幻化出各种缤纷美丽的色彩，就像城市里迷幻的生活。

舞池里的人在灯光的照耀下，仿佛机器人，一举手一投足间，动作被时间拖延了。

领舞台上站着两名漂亮的少女，其中一个脸上做着脸谱彩绘，在舞场幽暗的灯光下，显得有些诡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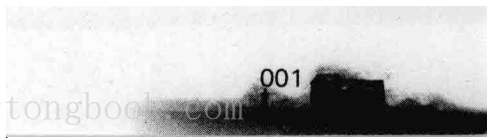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快乐吗？”在激昂的音乐声中，一个声律优美的男孩一边随着音乐扭动，一边大声地问。

“快乐！”舞池里的少男少女齐声回答。

“那和我一起来唱吧！Oh - Yeah！”

如潮的洪水般的声音盖过一切，领舞台上那个彩绘脸谱的少女忽然浑身颤抖，慢慢地倒了下去，正撞在她身边那个女孩的身上。

旁边的女孩发出一声尖叫，但是那声音却被如潮的“Yeah”声淹没了。



第十二张面具

The 12th Mask

1

死在舞台上的女孩



“她死了。”陆波对叶晨说。

叶晨看见陆波打了寒战，一阵风吹过，仿佛穿透了陆波的身体，陆波微微有些摇晃，青青的脸色，在这黑暗的校园中，格外地凄冷。

学校礼堂外的人群已经散了，忽然在黑暗中蒸发了似的，不露一点刚才喧闹的痕迹。

叶晨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脑袋，觉得有些困顿。

刚才那件事发生得太过突然，也太过诡异。

这次演出是陆波母校举办的，陆波让叶晨去看饰演女主角的师妹小悠，从陆波的话语里，叶晨听出他对那个小师妹有些意思。

叶晨本不想来看的，他觉得去学校看学生演出，多少有点幼稚。但他经不住陆波的软磨硬泡，只好陪着他来看这场演出。没办法，谁让陆波是他叶晨最好的朋友呢？

其实叶晨从学校毕业也不过三年时间，刚毕业的那两年，叶晨给一家大公司做销售。后来就自己联系了几个客户，和朋友合股开了一个小公司，其实每年赚的钱并不比打工的时候多多少，但时间上比较自由，在不用开拓客户联系业务的时候，有许多的时间可以自行支配，所以叶晨觉得过得还是比较开心的。

叶晨年纪不大，但性格比较沉稳。陆波却恰恰相反，他性格外向，喜怒常常都摆在脸上，有点像孩子似的。但偏偏这样性格的两个人，却是极要好的朋友。

虽然叶晨是极不想来看这场演出的，但没想到来了以后，却被这场演出吸引住了。

只可惜，女主角，也就是陆波的小师妹，整张脸都做了彩绘，根本看不出真实面目。

演主角的女孩小悠，脸上绘着一幅漂亮的彩色脸谱，淡金色的底色，眼睛被描成细长的丹凤状，细细的眉毛，额头上绘着一只鸟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仿佛要展翅高飞，脸颊两侧的图案更古怪，居然是长着羽毛的蛇。女孩的头

上扎着粉红色的头巾，后面梳成一个奇怪的发髻。

这是一出歌舞剧，女主角用如泣如诉的歌声向观众展现着一个时代遥远的异族故事。

故事是说一个和情人刚刚订过婚的女子水滴，在订婚后没有多久，情人寻剑就要上战场打仗。分手前，寻剑送给水滴一块玉佩，并信誓旦旦地向水滴保证：“只要仗一打完，我就回来娶你！你一定要等我。”仗打完了，水滴这一族却成了战败方。而上战场的男儿，不是战死沙场，就是被俘虏。水滴和她的族人们被赶出世代居住的地方，四处流浪，可是水滴还在等待情人寻剑回来娶她。战败后，寻剑成了俘虏，日夜做着苦工。他想尽一切办法逃了出去，可是，回到自己族人世代居住的地方，那里却已经成了一片废墟。寻剑一边流浪一边寻找水滴和失散的族人，但族人却像在这个世界里蒸发了似的，一直没有消息。在流浪中，寻剑无奈地加入了一群山贼，每天过着打家劫舍的生活。这天，山贼们劫了一伙商队，并将商队里所有男人杀光，准备将女人带上山，其中有一个一直蒙着脸的女子，奋力抵抗，被山贼乱刀砍死。和山贼在一起的寻剑忽然听到蒙面女临死时叫出他的名字，很是震惊，当他走过去掀开蒙面女的面巾，才发现她正是自己苦苦找寻的情人——水滴。

这个故事很是感人，再加上女孩的声音很好听，歌声如泣如诉，向观众倾诉着故事和女主角的情感。

叶晨被这个美丽的故事吸引了，那歌声将叶晨带入了一个混乱的年代，在战火中奔走逃生的人群，久久期待着情人归来的女子……叶晨甚至微微闭上眼睛，想象着在一场混乱中，眼看着自己一直在找寻的情人被杀死时是怎样的心境。

“她死了。”在歌声戛然而止的那一瞬间，叶晨有些悲伤地想。

忽然间，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，包括音乐声。叶晨睁开眼睛，台上的女主角倒在男主角怀里，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是男主角悲伤地表达感情的时候，可是，台上的人全都傻在那里，男主角则一脸的惊恐。

台下的观众等了一会儿，开始有些躁动不安，慢慢地发出一些嘈杂的私

语。可是台上的人却仍像木头桩子似的，一动也不动。

终于，有些观众忍不住站了起来。

观众的声响终于惊动了台上木桩似的演员，那个男主角用惊恐而茫然的眼光扫了台下一圈，仿佛在求助似的。

“出事了！”叶晨有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，他忽地站起来，穿过座位的空隙，向台前走去。

“她……”那个男主角看见直奔过来的叶晨，嘴角动了两下，挤出一句话，声音不大，却像惊雷般在整个礼堂里炸响：“她死了！”

她死了！

这句话猛听起来不难理解，但细想想却又不易理解，这个“她”是指谁？如果说是指故事里的女主角，这个时候按情节的发展，“她”是应该死了，但为什么男主角会那么惊恐？而且按照剧本要求，他应该悲伤地吟唱才对，而不是这样直白地说“她死了”。

叶晨立即想到，男主角说的其实是指女演员。可是，好好的女演员，怎么会忽然死在台上了呢？

男主角说完那句话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，紧抱着女主角的手一松，女主角就软软地倒在了台上，涂在身上当鲜血的红色颜料，就像是真的鲜血一样，格外刺目。

歌舞剧里演水滴的演员，陆波的小师妹——小悠，死在了演出台上。

经检验，小悠死于心脏麻痹，但奇怪的是，小悠根本就没有心脏病史。

小悠的家在贵州，由于居住的地方混杂着很多少数民族，小悠从小就能歌善舞、活泼开朗，身体一向也很健康。那晚演出的歌舞剧，就是小悠听母亲讲的故事。母亲说，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美丽传说，而这个美丽的传说总是伴着小悠进入梦乡。

可是现在，健康活泼的小悠，却忽然因为心脏麻痹死在了舞台上。

虽然叶晨没有再去过陆波的母校，也没有再问起过小悠，但他总觉得自

己和这件事没有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叶晨觉得这件事情和自己之间有着某种说不清的联系。

果然，没过两天，陆波拿着一份报纸来找叶晨了。

“我觉得小悠的死，很不正常！”陆波这样对叶晨说。

“我也觉得小悠的死很不正常，正常人应该老死。”说完，叶晨继续看书，没有搭理陆波。

“哎，你看一下好不好？”陆波把手中的报纸铺在了叶晨的书上，叶晨看了一眼报纸，一股寒意从心底升了起来。

这是半个月前的报纸，在副版上有一篇巴掌大小的报道，还配了一张照片，是说一个女孩在舞厅里跳舞时忽然死亡，调查时在女孩的血液里检测出一些迷幻剂的成分，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女孩过量服用迷幻剂而导致心脏麻痹。

这些内容并没有什么太过奇特的地方，让叶晨震惊的是，照片上的那个女孩，脸上绘了彩绘脸谱，那张脸谱竟和死去的小悠脸上的脸谱一样！

“你怎么找到这张报纸的？”叶晨问陆波。

“是小悠的同学依云发现的。”陆波皱了皱眉头，向叶晨解释着，“依云一直怀疑小悠是被谋杀的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后来偶尔听人说有个舞厅的领舞女孩也像小悠一样死在领舞台上，于是到学校的阅览室找到了这张报纸。”

“我想见见依云。”叶晨沉思了一下对陆波说。

“好，我马上和她联系。”陆波说着拿出手机拨打起来，可是，过了半天，没有人接听。陆波关上手机，对叶晨耸了耸肩。

叶晨的目光从陆波的脸上移向那张报纸，报纸上那张彩绘的脸，让叶晨又不由得移开了目光。

陆波给依云打了一下午电话，却一直没有人接。陆波隐隐有种不祥的感觉。

“我发了个短信，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依云了，让她看见短信给我回电话或是打电话给你。”陆波一边收起手机，一边对叶晨说，“我再把依云的手机号留给你，你有空给她打个电话，我晚上有事，先走了。”陆波说着在那张报纸

上写下下一个电话号码。

陆波打开门走出去，一阵风从瞬间开合的门里穿过，把客厅里的窗帘掀起来，仿佛有谁想偷窥什么似的。外面的天阴沉沉的，就快下雨了，房间里的空气也受了影响，变得阴冷不堪。街上的法国梧桐像巨人的手臂，不断地向上伸展，一时间，叶晨觉得那只手像是捏住了自己的心脏，令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大雨果然下下来了，雨丝被狂风吹着，横扫过来，弄得外面的阳台上全是积水。

在这样的狂风骤雨的夜晚，灯光好像都被摇得散散的。

叶晨看着手里的书，总有些心神不宁。他打开电脑，到网上浏览了一圈，然后习惯性地打开邮箱，发现有一封陌生的来信。叶晨习惯性地点击打开邮件，邮件里没有内容，只有一个附件。

叶晨有些犹豫，邮件的附件里很可能会带病毒的，叶晨的电脑上有很多资料，万一被病毒毁了就太可惜了。

但是那个附件的名称却强烈地吸引着叶晨。

文件名只有一个字：“脸”。

忍不住好奇心的叶晨还是打开了附件，一边等着附件读取，叶晨一边在心里骂自己：“好奇心那么重，迟早自己害死自己！”

叶晨这时绝对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，他的鼠标在附件上轻轻地点击了一下，真的就把他卷进了一个巨大的迷局里，而他也险些因为这件事情而丧命。

附件里是一组图片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图片都无法显示，在叶晨的电脑上只出现了一个个小小的红叉。

叶晨有些生气，是谁在恶作剧？

他一边将滚轴向下拉一边数着，一共十一个红叉。就在叶晨打算关掉附件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在附件的最下面，有一幅很小的图片，图片上是一个笑咪咪的女孩，鸭蛋型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有点像日本女星上

户彩。

可是就算这张图片上的美女很漂亮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网上的美女图片恐怕比地上的蚂蚁还多。

就在叶晨有些失望的时候，那张图片忽然有了变化。

美女的脸在一瞬间变成了彩绘过的脸，而那张彩绘的图案，居然和死去的小悠脸上的彩绘图案一模一样！

叶晨差点跳起来！

是谁把这张图片发到叶晨的信箱里？叶晨仔细看看对方的邮箱地址，完全是个陌生的邮箱。

那张彩绘的脸慢慢地变淡了，然后变成了一张淡蓝色的脸，血红眼睛，头上长角，嘴边还滴着鲜血的恶魔的脸。

这张恶魔的脸在动，仿佛要张口向着叶晨咬来似的。

就在这时，叶晨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铃声在这静寂的雨夜，和着窗外如哨般的风声，衬着显示屏上的恶魔脸，令人有种别样的恐惧感。

叶晨下意识地抓起手机，上面显示着一个手机号，但这个号码叶晨并不熟悉。

然而就在叶晨犹豫着要不要接电话时，手机铃声却戛然而止。

叶晨拿着手机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未接来电，又看了看电脑的显示屏，只见上面那张图片，还在不停地变幻着美女、彩绘和恶魔。

开什么玩笑！叶晨生气地关上了附件。

外面的雨还在下，风声像哨般，令人觉得嘴里都被刮进了很多的沙子，稍微地动一动牙齿，都有种磋牙的肉酸感。

陆波下午拿来的那张报纸还放在桌子上，虽然门窗都关严了，但在这么大的风大雨的天气里，房间还是有一丝丝的凉风，不知道从哪里钻了进来，把报纸微微吹动。

叶晨的心动了一下。

他走过去拿起报纸，只见上面陆波留给他的依云手机号，正和刚才手机

来电显示上的一样。

叶晨立即拿起手机回拨依云的电话，响了两声后，那边的手机接通了，可是，却没有人说话。叶晨听见手机里的声音很杂，那是风声，像哨一样，掠过外面街道上那些巨大的法国梧桐，尖锐得令人发毛。

“是依云吗？我是叶晨。”叶晨等了好久也没有等到对方的回话。

就在叶晨疑惑着是不是打错了电话的时候，手机那头忽然传来一声类似于铁器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划过的声音，喑哑而刺耳，然后手机忽然被挂断。在手机挂断的前一秒，叶晨从手机里隐约听见一声类似于猫叫的声音。

叶晨迟疑了一下，查看手机拨出的号码，没错，正是陆波写给他的依云的手机号。

当叶晨试探着再次拨打依云的手机时，却发现对方已经关机了。

依云失踪了。

叶晨是在第二天傍晚接到陆波电话的，陆波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依云失踪了！”

陆波在电话里说，依云从前一天早上离开宿舍，就没有再回去过，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三十二个小时没人见过依云了。昨天打依云的电话还是通的，只是一直没人接，今天就打不通了，不知道手机是被关上了，还是没电了。

学校正在和依云的家里取得联系，如果依云没有回家，学校将考虑报警。

叶晨立即想到昨晚的那个电话，电话里那刺耳的铁器划过水泥地的声音，还有最后一声像是猫叫般的声音。

依云一定出了什么事！

“去依云的宿舍看一下！”叶晨把昨晚接到依云电话的事告诉了陆波。

叶晨和陆波毫不费力地进了女生宿舍楼。本来学校是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的，但陆波冒充她的哥哥，还大言不惭地说叶晨是便衣，看宿舍的阿姨被陆波哄得一愣一愣的，也没深究，就把两人放了进去。

和依云同一房间的三个女孩忧心忡忡，听说陆波和叶晨是来找依云的，立即把两人带到依云的床前。

宿舍很简单，每张单人床的床头都有个小小的书桌。

依云的书桌上摆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女孩很漂亮，笑得甜甜的，齐耳的短发让她看上去还像个中学生，这应该就是依云了。叶晨翻了翻依云的书桌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，书桌的抽屉没有锁，他打开来，发现里面有一把很小的钥匙，叶晨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柜子，问宿舍里的女孩：“哪个是依云的柜子？”

一个女孩指了指右上的那个柜子，叶晨拿起抽屉里的钥匙走过去。

叶晨一边踮着脚开柜子一边暗自摇头，这柜子是什么人设计的，自己这样一个高大的男人开锁都要踮着脚，这些小女生要开上面的柜子，不得站到椅子上？

柜子里都是些衣服，还有一床薄被和床单，叶晨没好意思翻开，正准备关上柜门，却看见柜门内面贴了一张照片，由于照片贴得比较高，只能隐约看见照片上有些字迹。叶晨找宿舍的女孩借来一张凳子，看清了照片上面的字，却惊得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。

照片上写着：“小悠没有死！”

叶晨把照片从柜门上揭下来，只见照片上两女一男并排站在一个石像前，右边那女孩就是依云了。

叶晨把照片递给陆波，陆波指着照片上左边的那个女孩说：“这个是小悠呀。”

叶晨拿过照片来又看了看，忽然惊奇地发现，照片上左边的女孩，和昨晚邮箱里收到的陌生邮件里的美女是同一个人！

到这个时候，叶晨才觉得有点滑稽，一死一失踪的两个女孩，说起来，叶晨都没有正面见过。虽然在演出那天，叶晨看见过小悠出演的水漪，但她脸上浓重的彩绘，让人根本看不出来她长啥模样。至于依云，叶晨更是见也没见过。也许看演出那天，依云就在小礼堂里，但叶晨肯定自己没和她直接